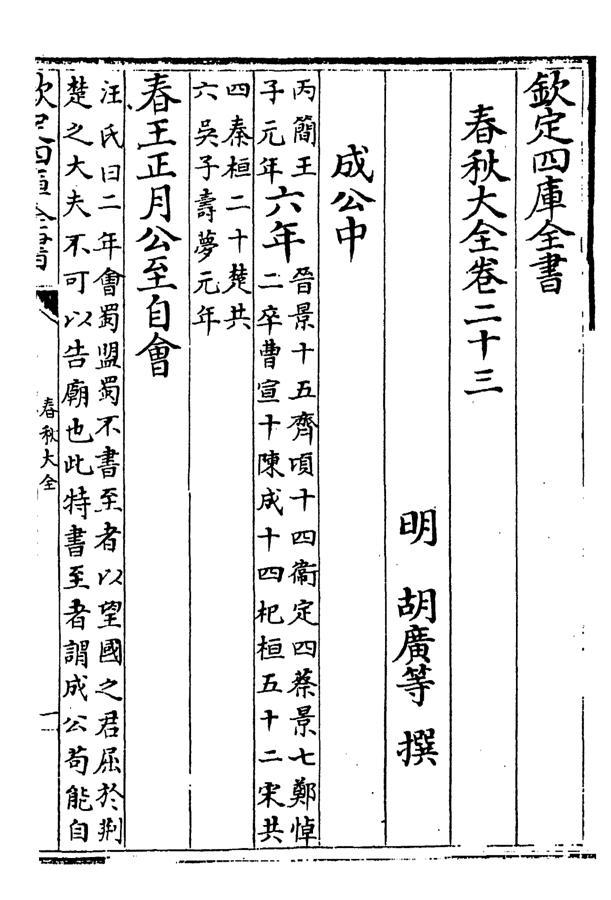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二十三

明 胡廣等 撰

成公中

丙子簡王元年**六年**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七鄭悼二卒曹宣十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楚共六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汪氏曰二年會蜀盟蜀不書至者以望國之君屈於荆楚之大夫不可以告廟也此特書至者謂成公苟能自

會如京師斬衰哭臨則亦庶幾亡於禮者之禮耳今也會同之後奄然歸國故書公至自會以著其無王不臣之罪也

附録左傳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

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何氏曰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大戴禮諸侯遷廟注親過高祖則毀廟而遞遷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朱子曰太祖始封之君昭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大祖之廟百世不遷餘四廟每一易世而一遷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音善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諸侯之祭法也禮記祭法疏考廟者父廟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王君也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廟者曾祖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

大君之稱也月祭之者日月祭之也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也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明言之祖考廟者祖始也是謂始祖廟也享嘗乃止享嘗四時祭祀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封土曰壇除土曰墠去祖為壇者謂高祖之父也其廟既毁藏主於祖考之廟中不得四時祭之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為墠者謂高祖之祖也其主亦藏祖考廟中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不得在壇也高祖之父遷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故曰去祖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去墠為鬼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

武公至是歴世十一汪氏曰武公名敖乃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傳懿孝惠隱桓莊閔僖文宣成凡十有一君　其毁已久

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

立也常山劉氏曰按王制祭法則諸侯宗廟古有毀則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劉氏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述固久矣夫其以僭為典也此春秋所由作也陳氏祥道曰武公之於魯徇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豈功懿德不著於世自武至桓其廟已在可遷之列成公立武宮昭公有事于武宮積世不毀故記禮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張氏曰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汪氏曰立武宮僭王制故書曰以謹之論者因明堂位遂以武宮為世室今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羣公之廟則皆繫謚若武宮煬宮桓宮

僖宫是也苟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毁矣奚待於成公而始立乎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宫不稱世室則其以武公為世室者妄也况煬公乃武公之六世祖至昭公已二十世而桓公則哀公之十世祖僖公則哀公之七世祖皆當言世室也煬宫在武宫之上武宫稱世室煬宫獨不稱世室乎是知明堂位乃後世俗儒因魯僭禮而為言春秋之時非有世室之者也然考成之十八年晉悼公朝于武宫昭之十七年當晉頃公之世而中行穆子獻俘于文宫晉武公至悼公文公至頃公皆已十世而其宫猶有則當時諸侯之廟親盡不毁者不特魯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此年立武宫定元年立煬宫皆非禮也胡氏所引用乃王制及祭法之文三傳同以為非禮而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漢儒習見魯國之舊制而不知其僭耳又曰魯有魯公廟為世室百世不毁而又立武宫煬宫又桓宫僖宫至哀公時猶

存是魯五廟之外又有五廟也典禮之壊至於如此〇吳氏曰左氏云季武子以鞌之功立武宫傳意以為武功之宫如楚子所立者非也若以鞌戰之功不應經五年方立之

取鄟

左傳言易也公羊傳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係于邾婁諱亟也穀梁傳鄟國也

鄟微國也杜氏曰附庸國孫氏曰根牟鄟邿皆微國也 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晉書王濬傳濬與王渾爭功表云然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前漢書谷永傳日食地震永對內寵太盛謁行於內勢行於外災異者皇天所以譴君過失時成帝委政元舅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柄用陰自託鳳遂厚之鳳卒音輔政永復說音任周名之職又與譚書勸辭城門兵委曲媚悅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專攻上身與後宮而黨於王氏此世世之公患

也歸父家遣縁季氏也事見左傳宣公十八年朝吳出奔因無極也事見左傳昭公十五年王章殺身忤王鳳也前漢書王章傳成帝時王鳳輔政王章以選為京兆尹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日食章奏鳳不可任為鳳所陷下獄死鄴侯寄館避元載也通鑑唐代宗大歷五年元載專恣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上畏載會觀察魏少游求參佐上謂泌曰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少游俟除載當報卿來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毎謹於微豈有此患乎汪氏曰公羊於根牟鄣郭皆曰邾邑然春秋有取他國之地而不

係國者苟以諱亟而不繫邾則僖公取須句訾婁可謂亟矣何以繫之邾耶劉氏辯之詳矣廬陵李氏曰鄟為微國左氏穀梁同公羊以為邾邑不係之邾諱亟也者非春秋內滅國書取者三此年取鄟襄十二取邿昭四年取繒皆諱詞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家氏曰經惟書衛不與晉人率蠻戎而攻中國也去年冬宋實預蟲牢之盟今一辭會而遽加之以兵以為未快復命魯人繼之前日楚莊圍宋歷三時之久國幾斃而

晉不能救但曰鞭長不及馬腹今宋人辭會而伐之至再晉景惛愚諸大夫狠肆事多類此春秋聯書魯衛二侵責晉深矣

附録 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夏六月邾子來朝

汪氏曰謚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杜氏曰嬰齊叔肸子汪氏曰二年三年公兩朝晉此年嬰齊行父又兩聘晉魯仇齊而倚晉為援故君臣亟行迭往事霸之勤而不知慢王之已甚也廬陵李氏曰成公之編大夫如晉三此年嬰齊行父十二年行父

壬申鄭伯費卒

左傳六年鄭悼公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魯遣二卿為主將永嘉呂氏曰二卿並書與行父許僑如嬰齊四卿並書之意同當是時大夫專擅各自帥師而公室微矣侵宋之事小而專權之患大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

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高氏曰使魯伐宋者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諭之遂為興師則罪專在魯矣故書曰侵則與衛良夫同廬陵李氏曰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為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黒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襄公二十四年蔿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葢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亦無志於深入但淺侵其境與魯宋自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僅見於此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始書大夫將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襄陵許氏曰至是書楚卿帥師者霸統幾亡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汪氏曰經不書晉遷者凡書遷皆小國逼於强暴不得已而遷也晉人擇地利而徙都也故不書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作侵

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

也戮而不已又怒楚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深惡痛絶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國語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故春秋貶楚為深所以使天下知二王之所以為尊也鄭能去逆效順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師師又因其喪而伐之

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高氏曰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晉救雖至已苦兵矣然而不肯背蟲牢之盟是以善其救也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書大禹謨舞干羽於兩階七旬

有苗格因壘而崇降者文也事見左傳僖公十九年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汪氏曰公羊作樂書侵鄭令考明年楚復伐鄭而中國又救鄭則非侵鄭明矣然此書樂書帥師救鄭不二年又書樂書帥師伐鄭書救以著其恤與國之善書伐以著其虐與國之惡使晉能修其德政以懷鄭使之不叛助之守禦以保鄭而使之不至於叛則為盡善矣

丁丑簡王二年七年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景八鄭成公睔元年曹宣十一陳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宋共五秦桓二十一楚共七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杜氏曰稱牛未卜日免故也

穀梁子曰郊牛日展斛音球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 范氏曰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斛球球然角貌 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

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范氏曰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耳非有司之過也何氏曰鼷鼠鼠中之微者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録魯不覺寤重有災也孫氏炎曰有螫毒如鼠狠齗安羅氏曰牛有力之畜何至為鼷所食蓋將祭之犧皆縶於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鼷得以制之有司免過即變異也范氏曰非備災之道不至此實天變之異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劉向曰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

害周公之祀也改卜又食天重譴之也家氏曰春秋於魯郊或譏失禮或以記異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四書牛傷皆記異也廬陵李氏曰郊說詳見僖三十一年鼷鼠食三此年定十五年哀元年

吳伐郯

吳始見經左傳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汪氏曰吳國在吳郡

稱國以伐外之也汪氏曰外國君臣同辭止錄其號吳稱國而不繫君臣不齒列侯也

孫氏曰惡其僭號外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外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汪氏曰史吳世家太伯周太王

之長子太王賢季歷欲立之太伯與弟仲雍犇荆蠻荆蠻義而歸之至壽夢始大稱王今按此年乃壽夢即位之二年今考吳語越人稱夫差皆曰天王則吳之僭王又非徐楚之比矣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國語吳語注命圭受錫之策命吳本稱伯故曰吳太伯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襄陵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四出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國之所以會鍾

離也家氏曰郯巳姓太皡之後國雖小尚有典刑貽十九年郯子來朝聖人訪之以官名尚有取焉春秋書吳伐郯憫之也項氏曰楚初主盟于蜀而吳已伐郯入州來與時入郢之禍已兆于此矣廬陵李氏曰吳自太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即此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矣此為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郯伐陳入州來入郢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鍾離會善道會柤會向會鄫會橐皐亦書國惟襄五年于戚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使札來聘至栢舉書子已同於中國至黃池書子則主諸侯之詞矣後七世而亡於越

附録左傳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傳夏曹宣公來朝汪氏曰葢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

范氏曰言免牲則不郊郊顯矣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郊葢為三望起杜氏曰間有事故書不郊

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宋紹興間人著春秋通志二十卷禮天子有四望周禮大宗伯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四望四類注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諸侯則祭境内山川而已禮記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境内者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

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畧言之爾

汪氏曰周文王封熊繹於楚蠻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歸州有故丹陽城則楚本封濵江而土地甚狹漢水在今漢陽沮水亦出漢中漳水在今漳州皆距丹陽甚遠必非楚始封之境故齊桓問昭王南征涉漢不復楚以昭王時漢非楚境不肯服罪然屈完言漢水以爲池欒枝言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春秋之初漢水已在楚境内矣經書猶三望者三僖三十一年書免牲而繫以猶三望不言不郊者免牲則知不復郊矣宣三年書牛死乃不郊而

繫以猶三望不言免牲者牛死無牲可免故必言郊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問有吳曹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裏陵許氏曰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高氏曰夫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盖有感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杜氏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

楚人軍旅數數音朔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高氏曰去冬欒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於鄭故復伐之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絶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郤同盟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呉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家氏曰晉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至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去逆效順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

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家氏曰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汪氏曰穀梁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皆曰同外楚疏謂傳省文舉上下以包其餘則知晉霸之同盟大抵皆同外楚也王氏曰齊桓之救徐先盟于牡丘所以盟者為救徐設也晉景之救鄭後盟于馬陵非特為救鄭也有宋莒在焉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晉命侵之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約故知其因馬陵之會以固結之耳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惟此盟無譏焉則以二救之善也欒武子之德在民其此也夫若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喪矣惜乎蟲牢不能謹於義于蒲不能謹於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

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公至自會

高氏曰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至

吴入州來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吕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吕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

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王氏曰州來楚與國也杜氏曰淮南下蔡縣高氏曰吳楚爭強始見於此州來屬楚吳以兵入之著楚雖恃强而吳敢與之敵也張氏曰吳之始大豈特楚之患哉僭王而病中國亦晉有以啟之也家氏曰吳伐郯春秋所憂也入州來又春秋所喜也州來楚之附庸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也陳氏曰吳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始大通吳于上國晉人為之也盟于蒲景公將始會吳吳不至於鍾離而後至盟於雞澤悼公又逆吳子吳不至於戚而後至吳不敢自列於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晉亦不復伯矣入

州來不可不録其始也。襄陵李氏曰至昭十三年吴滅州來。劉氏曰左氏以謂州來楚邑非也州來小國世服楚未嘗特與諸侯盟會謂州來真楚邑則背乎經矣

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高氏曰冬非旱時曰大雩者志其旱且僭也。劉氏曰穀梁云冬無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不雩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杜氏曰林父良夫子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髙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

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杜氏曰春秋中年諸侯
之大夫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
尤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為衛國患幾四十年
晉黨叛臣為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為
之也

戊寅簡王三年八年晉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六蔡景九鄭成
二曹宣十二陳成十六杞桓五十四宋共
六秦桓二十二楚
共八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
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
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
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

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穀梁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杜氏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之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

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令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而歸之今又使穿言歸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可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詞繁而不殺以惡之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陸氏曰參譏齊魯晉高氏曰夫魯國之分地晉不當為齊請於魯齊不當求之於晉韓穿為晉卿不當為齊言於魯魯不當以晉令遂以與齊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張氏曰前此取濟西田及汶陽田出于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後此晉使司馬侯命歸杞田又為杞取成矣亦不曰使來言葢取所當得反所當歸皆

義也制命以義霸主之常事也諸侯之所以宗晉以為盟主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令汶陽之歸徇私而匪公以强而陵弱易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著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罪咸見矣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强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其罪亦見矣高氏曰曰來言則晉非必令魯之歸也言之而已曰歸之于者强歸之詞葢以明晉之失言也夫汶陽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歸齊安得謂之歸汪氏曰曰來言則見晉命之緩葢自知其言之不順而未能必魯之從否也曰歸之于則見取魯田之易晉卿之一言重于三軍而不敢固拒也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請於子産子産弗與宣子買諸賈人而請之又弗與曰大國之人而令於小國

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今季文子知晉人予奪之非義而不能不以汶陽之田歸齊也制命非正而雖命是聽詎不為晉之縣鄙乎夫商人一環而子產不從於强令况先君所受於王之分地乎使是時季文子復於韓穿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周公相成王君天下有大勲勞於王室成王封我先君魯公於少皥之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昭周公之明德顧敝邑褊小密邇仇讐惟是先王之封畛疆域莫克有之大國為侯伯而長諸侯矜哀敝邑以不腆之田而翦於仇雠是用痛心疾首悉帥興賦以為藩之役天誘其衷齊人悔罪請盟袁婁以汶陽之田歸諸敝邑則大國之命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令大夫命敝邑曰復歸諸齊棄信失義以蔑先王之制或者難以霸乎大國制義以服諸侯若徼惠於周公魯公施榮賜於汶陽使敝邑世世守之以勿失墜則寡君之願也諸侯之望也其何有二志背袁婁之盟而失諸侯必不為

也敢盡布之執事惟執事實圖利之如是則韓穿將恐懼悔謝之不暇復諸晉侯不復有歸齊之命矣韓宣子不能行之於鄭宣以韓穿獨能行之於魯乎惜也季文子為魯之賢大夫而有愧於子產多矣雖然行父之相魯不能自立罪固不能辭然晉於是時欒武子范文子知武子中行獻子皆名卿也不能引其君以當道而出令之不信發命之不衷徒知爲牢馬陵之盟齊既從晉俾魯歸田所以堅齊也曾不知失信於魯是失信於諸侯一齊聽命而四方解體悔而尋盟惡足以要人心之强同乎春秋書戰于鞌取汶陽田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傷晉霸之益偷也或謂季文子陳義拒穿而田卒不與誤矣苟不以田歸齊則春秋當但書晉侯使韓穿來而不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矣○劉氏曰公羊云來言者何内辭也非也此直言其事耳亦何内辭哉穀梁云不使盡我也亦非也直書以刺晉耳不使盡我亦無所用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高氏曰晉得齊之後冀盡得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自翟泉以來不與中國盟會者四十有八年文十五年郤缺入蔡至是欒書復加兵然非執辭討罪之舉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聲伯如莒逆也杜氏曰因聘而逆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臨川吳氏曰大夫託聘之名而自逆婦者多矣非禮也汪氏曰行父如陳公孫兹如牟嬰齊如莒皆因遣聘而請昏納婦春秋止書曰如不與其託

於公以遂其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高氏曰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葢圖婚爾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禮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氏曰伯姬賢所以殊於衆女隱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此稱使者宋公無母自命之也杜氏曰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

趙氏曰昏禮而使公孫非也蜀杜氏曰納幣使大夫可也且公子公孫為君納幣非所以遠嫌也家氏曰

華元來聘乃宋公始使請婚俾通其意此媒氏之事而遣命卿魯旣許之公孫壽繼至納幣再以卿行兩書宋使譏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汪氏曰禮者理之節文節其過而文其不及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汪氏曰九年季文子致女復命穆姜再拜則知伯姬乃宣公女穆姜之所出而成公之妹也十四年成公始娶于齊使成公有女可妻宋公宋公亦未應娶庶女為夫人也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汪氏曰春秋書納幣者三莊公如齊納幣譏其親納幣娶仇女也文公使公子遂納幣傳不言譏使卿以服喪娶故舉重而言也此書公孫壽納幣但譏

使卿耳○趙氏曰左氏云禮也何其謬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事見左傳五年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杜氏曰原屏同括之邑欒郤為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

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汪氏曰武朔之子韓厥言必在他年傳終言之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

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張氏曰晉侯聽讒殺二大夫故以國殺大夫為文同括為大夫不能開有家以致生亂又不能慎動遠謗使莊姬之譖得行以殺身喪家失以智御人之道故書名劉氏曰同括內不能正其親外專戮以干其君足以殺其身而已矣汪氏曰或謂晉景因莊姬之譖追論趙盾弑君之罪而殺同括觀鄭人斲歸生之棺而滅其族則其事容或有之然史記稱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而春秋止書殺同括不書殺朔及嬰則不惟與傳牴牾亦且與經相戾益不足信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

錫命止此左傳秋名桓公來賜公命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喪服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汪氏曰三年則諒闇已終今即位八年是喪畢而又過六年一朝之期也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

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

茅堂胡氏曰先王之時諸侯嗣子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三年喪畢以士服入朝於王王乃錫命使為諸侯也春秋時為子多不受命於父為臣皆不請命於王而王使來賜命此何禮也劉氏曰諸侯喪畢以士服見王乃受命於廟耳不親受命諸侯之汰也賜以命圭天子之弱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徳而錫命非勸賞之典也吳興沈氏曰成公未嘗朝覲於天子又無功徳之可襃而王遣使就國錫之命是長其驕敖之心也春秋書王臣來求止於文公書來聘止於宣公書錫命止於成公益文宣以後周益微弱而禮文不足以結諸侯爵命不足以寵諸侯也高氏曰周之所以王者以其秉天子之權而行天下之義也賞在我罰在我是天子之權也賞可賞罰可罰是天下之義也及其衰也有其權而無其義故賞罰俱濫而天子之權猶在

也迫其衰之甚也天子之權去矣其位與諸侯夷矣其待諸侯有賞而無罰矣觀春秋所書天王加恩於諸侯者甚衆而懲御諸侯者無見焉權去而威不行也不能致罰則吾之賞也不足以為諸侯之榮亦不足以勸諸侯之功又不足以服諸侯之心徒致悅於人耳此天子來賜命所以譏也

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 劉氏曰天子者臨天下之言也天王者臨諸侯之言也禮記曲禮君天下曰天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

皇帝蓋一人之通稱 陸氏曰書天子或依策命之文或傳寫誤也永嘉呂氏曰春秋錫命者三或書王或書天王或書天子或謂天王者制治天下而主乎法也天子者養天下而主乎恩也在詩賞善罰惡之事多稱王恩賜燕好之事多稱天子桓公簒弑而來錫命則不能行王法故王去天成公之

立八年矣未嘗有勤王之績而來錫命則失於行私恩故稱天子夫錫桓公命固不能行王法文公不朝而錫命獨為得禮乎賜成公命固為失恩錫文公命獨不為失恩乎汪氏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周公稱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以王與天子兼言之初非以天子為卑而王為尊也說者以天子為貶辭春秋於天子之事可貶者非一何獨於賜成公命而貶之乎今考宰孔賜齊侯胙富辛請城成周皆稱天子而答者亦云覲禮篇則以王與天子更互言之則杜氏之說不謬矣春秋三書錫命獨此年左氏經作賜命蓋錫賜皆上予下之名義無以異故韻書賜字或作錫或謂錫之爵命世世相襲則謂之錫服過其爵有加而賜則謂之賜今考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則始即位而賜之者也召伯廖賜齊桓公命則有功而賜之者也劉定公賜齊靈公命則以私恩而賜之者也王命尹氏等策命晉文公賜之大輅戎輅則朝

王獻俘而賜之者也事雖不同而皆言賜也詩稱王錫申伯則始封而錫之者也王錫韓侯則嗣位來見而錫之也王命名虎用錫爾祉圭瓚秬鬯則有功而錫之也事名異而亦皆言錫也由是知賜錫義同不必穿鑿立說抑或左氏字誤耳○廬陵李氏曰此條公穀趙氏皆作錫惟左氏作賜胡氏雖作賜而義亦與錫同左氏雖作賜而義亦與文元年毛伯錫命同惟臨江劉氏曰錫命者爵也有加而賜所謂賜命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衰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譏僭賞也其說似與諸家不合姑存于此又曰左公穀皆作天子諸家亦從之然三家雖經文作天子而義亦與天王同何休曰仁義合者稱王又王者取天下歸往也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天

子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也楊士勛曰王既是四大之重宜表異號莫若繫天以衆人畢故稱母子貴者取貴稱故謂之天子入春秋以來唯取仁義之稱未表繫天子之尊故曰更見一稱也是天王與天子無異義矣若何休又以為文公年長故稱天王今成公幼少當須如父教子未當錫也是以為之張義而言天子貫達又以為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外域稱天子皆迂謬不可從啖子又以子字為誤未詳是否魯不朝而王賜之非正也而杜氏以八年乃來為緩其失甚矣又曰天子之見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

附録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

國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傳來歸自杞故書孫氏曰出而書卒者爲明年逆喪起陸氏曰凡内女爲諸侯夫人則書卒以公爲之服也嫁爲諸侯夫人而不書卒時魯君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也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杞叔姬雖出猶書者爲喪歸杞故也汪氏曰或謂爲杞所出不當係之杞魯人未許其絶故不以吾女卒之非也苟不書杞則同於未嫁之女矣不卒可也書卒而不係杞不可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左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汪氏曰七年吳伐郯郯成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廬陵李氏曰聘而後言伐其不能以大義令諸侯與厲公乞師之舉無異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

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汪氏曰季孫謂中國不能相恤譏慭仁人之心然不能輔君為善逼於强令而從之以困小弱亦何取焉家氏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欲責鄭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鄭此書四國會伐鄭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高氏曰内討如殺趙同趙括外討如伐鄭則何以為政於天下哉

衛人來媵

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

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杜氏曰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二人凡九女所以廣繼續也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白虎通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茅堂胡氏曰左傳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㡳子非之云直譏三國來媵媵非禮豈為異姓乎蓋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媵同時故經備書之以著其失禮不為異姓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與同姓戒也家氏曰自入春秋内女適他國者有矣諸國之來媵者皆不書至是伯姬將歸于宋衛人晉人

齊人皆來媵葢伯姬有賢行諸國慕之雖齊晉之大忘其勢而樂以其女為媵聖人備書抑亦譏其過制也○陸氏曰公羊云録伯姬也穀梁云以伯姬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按書媵譏其數爾非謂伯姬也劉氏曰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嬴曹嬀弋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或不能備矣天子之妃百二十又可一姓乎

左氏之說非也

己丑簡王四年九年晉景十八齊頃十七卒衛定七蔡景十鄭成三曹宣十三陳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吳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傳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

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穀梁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

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汪氏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成五年叔姬來歸八年叔姬卒此年喪歸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見易卦序禮記昏義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昏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

婦道豈曰小補之哉夷考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臨川吴氏曰胡氏言姬本不應出故魯得以義責之其說葢是家氏曰夫婦天倫以義而合者也有過而出事之必不獲已者也叔姬之歸傳不言其故而自始歸至逆喪皆繫之杞春秋與之歸而爲之書也汪氏曰宋襄公母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其母思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固與廟絶不可復反是以啖氏謂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然春秋書叔姬卒與杞伯逆喪以歸悉無貶辭則知叔姬葢無悖德反義之行故杞桓

公猶逆其喪夫在而逆喪歸葬自應祔廟與宋襄母不同矣

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汪氏曰內女出而來歸者三郯伯姬齊子叔姬皆不書卒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斃也其經世之慮遠矣○淡氏曰文十二年左傳云杞伯請絕叔姬而無絕婚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此傳大誤彼文十二年子叔姬自是魯女未嫁者若不言杞叔姬復是何國出乎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程子曰諸侯患楚之强同盟以相保鄭既盟復叛深罪其反覆杜氏曰蒲衛地

按左氏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杜氏曰子鮮賢國人信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杜氏曰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

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慼乎諸侯之解體也汪氏曰解體猶言離心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勉齋黄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則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也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汪氏曰信者盟之本也盟者信之末也信不由中雖交質子猶有背之者況盟乎特書同盟以罪晉也高氏曰晉不足以宗諸侯既為此盟而諸侯皆貳於是鄭叛不復莒潰莫救故書同盟以著其惡張氏曰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以威制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

晋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汪氏曰失信而尋盟惡其反覆而書同也程子以是盟患楚之强同盟以相保則是同懼楚也益晋人懼諸侯之貳者懼其貳於楚耳然晋既失信於奪汶陽已則無信而要人以信慮人之異而强其同安能保之不異哉于蒲與平丘皆同病楚皆晋人懼諸侯之貳而同盟春秋皆書同憂其反覆而不能終同也蜀杜氏曰齊桓晋文之後晋齊序於宋上者以强弱為大小也宋於齊晋不可為强矣如杞之削弱而當序於諸國之下也夫子因實而書之悼其不以爵次為序而以强弱為先後也廬陵李氏曰此盟如胡氏之意則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自蟲牢馬陵于蒲三盟中國之勢稍振然蟲牢鄭服而不能明於尊王之義已不足以駕楚馬陵兩救雖足以協列國之心而伐郯之舉不足以令諸侯汶陽之歸不足以固諸侯於是鄭魯皆有叛意矣執鄭伐鄭止

公盟公紛紛如是卒至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晉伯不足言矣

公至自會

高氏曰伯姬將以二月歸宋而公以正月出會而遽歸者晉以汶陽之田故諸侯皆有貳心焉亦足以見湨盟之不信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劉氏曰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自逆則常事不書矣王姬歸于齊齊侯實來而不見於經此其明驗也

汪氏曰杞鄫鄫皆小國必君親迎春秋皆不書逆則以為常事而不志明矣

附録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緑衣之卒章而入公羊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録伯姬也穀梁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内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也

晉人來媵

左傳禮也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

其事也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儀禮士昏禮婦入三月乃奠采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何氏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言女者謙不敢自成婦禮杜氏曰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婚姻之好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汪氏曰因諸侯六佾之復正而見仲子立宮之非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汪氏曰因納幣致女使卿三國來媵之過

禮而見伯姬之賢永嘉吳氏曰意者魯人以為賢而備書于册故仲尼得以從而述之因其記録之詳而得以著其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失禮爾

遣之禮張氏曰納幣致女皆過乎厚觀左氏載穆姜之辭則前後越禮皆穆姜之意歟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汪氏曰齊孝公夫人孟姬齊國稱其貞孝公修禮親迎之臨川吳氏曰伯姬已嫁而晉人來媵蓋譏其不及事且為齊媵起也　劉

氏曰穀梁云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非也內稱謂稱使內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假令與內稱則曰公使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乎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

按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

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高氏曰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是以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捨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況鄭使伯蠲行成而殺之耶春秋所以深罪晉而人之也又曰中國失道强暴抗衡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而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于楚者益追怒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

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盟會曾無虛歲諰諰然常以失鄭為憂是禍也實晉有以啟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襄陵李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懲於肉袒牽羊之禍乎故晉景之執鄭伯有愧於漢武之遣樓蘭也

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去逆效順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汪氏曰晉不能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怒鄭之貳於楚

拘其君伐其國戮其行成之使暴矣然春秋書欒書帥師書伐不加貶辭楚人侵陳以救鄭則削而不録者存中國而抑荆楚也○劉氏曰穀梁云不言戰以鄭伯也非也春秋伐而不戰多矣豈伐則必戰乎且晉實不執鄭伯以伐鄭何以能必其以鄭伯乎盧陵李氏曰穀梁言為親者諱疾註言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為親者諱疾經無此意

附録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名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

其二鄉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穀梁傳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

惡之故謹而日之杜氏曰鄆莒别邑任公輔曰東鄆也

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汪氏曰戊申至庚申十二日也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

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曰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程氏曰此嬰齊也向也於會蜀稱嬰齊於盟稱人今也於伐莒稱嬰齊於入鄆稱人一人之身俄而進退焉春秋於楚無所不盡其辭也是以於栢舉戰稱人奔稱囊瓦何氏曰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家氏曰楚之伐莒以救鄭也莒同盟馬陵及蒲晉坐視其危亡而莫之恤春秋所惡也鄭會楚則執其君以伐之莒敝於兵則置不問盟主之道固如是乎　劉氏曰穀梁云其日莒雖荒裔猶中國也然則蔡亦中國蔡潰何以不日乎又曰大夫潰莒而之楚亦非也經但云潰不云之楚且潰者非大夫何故專以大夫解之乎

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高氏曰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於許而圍之張氏曰君在外而興師復怨大臣之罪也汪氏曰環其國而攻之非將卑師少所能鄭稱人貶也

城中城

左傳書時也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説是矣唐陳氏曰凡書土功者重民力也故得時則書以示之不時則書以戒之僭奢則書以懲之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茍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

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高氏曰葢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薛氏曰中城者邾之内范宫之外也不能自治而夾城重險故穀梁氏謂之外民也范氏曰譏公恃城自固不能衛其人民家氏曰穀梁於定六年城中城云三家張也以是觀之中城者國中之城耳非杜氏所謂麇丘者矣汪氏曰襄十九年書城西郛西郛者國都外城之西郭則兩書中城為國都之内城明矣文定於此年著傳特詳且引莒渠丘公不備城郭為鍮則亦以為國中之城耳夫諸侯有道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不務修政撫民而僅完國中之城以自守其能保乎廬陵李氏曰經書城中城二又見定六年

附録左傳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庚辰

簡王五年十年晉景十九卒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蔡景十一鄭成四曹宣十四陳成十八杞桓五

十六宋共八秦桓二十
四楚共十吳壽夢五

春

附録左傳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高氏曰受大國之命而輕用其師者皆書侵與六卿侵宋同臨川吳氏曰晉既執鄭伯矣又命欒書伐鄭矣今又使衛侵之伯國之所為如此其何以服鄭之心乎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四妙

反孫林父甯殖市吏反出衛侯衎苦旦反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待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永嘉呂氏曰或謂不書爵命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則一匹夫耳來聘來盟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帥師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師者人之司命而治亂安危所係寄之匹夫亦已輕矣吁此說非也夫既命之盟聘帥師矣焉有非大夫而可以任國事哉其書弟者葢以見其私爾仁人之於凡弟固親愛之而已矣待之過厚亦非所以為中齊年之子無知黑背之子剽皆致篡立春秋以弟書者豈非以寵愛之私聞於鄰國而史冊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周天王弟佞夫陳黄衛鱄秦鍼陳招衛縶宋長或殺或奔或叛書之所以見其薄友愛之義也一則以厚一則

以薄惡書于經而兄弟之義著矣廬陵李氏曰稱弟例詳見弟年夫外范氏稱弟例有四一接我稱弟一罪兄稱弟一惡之稱弟一賢稱弟此說有得有失不可皆從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臨川吴氏曰二月下旬初卜三月上旬再卜三月中旬三卜不從則當止而不郊矣乃於三月下旬四卜又於四月上旬五卜五卜不從而後不郊瀆神甚矣高氏曰魯不當郊也今之不郊非據禮也五卜不從乃不郊爾師氏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耶廬陵李氏曰卜郊不從四條惟此年五卜詳見僖三十一年左正義曰五卜者當是三月三卜四月四卜二卜皆不吉乃止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高氏曰鄭已立君故晉會諸侯伐鄭而歸鄭伯因與之成焉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劉氏曰左氏謂晉人生立太子州蒲以為君按經但言晉侯也無以明其是州蒲若欲貶晉書其名乃可明爾此大事也仲尼豈忘之哉信經足矣家氏曰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傳聞之誤耳汪氏曰廢立之際聖人所謹王猛已稱王而其卒書子昭公喪已至自乾侯而定公始書即位所謂一年不二君也豈以一國二君而聖人無貶

乎或謂春秋因其稱爵從而志之見其悖禮此亦惑于左傳而為是說也廬陵李氏曰左氏以為此經所書晉侯者太子州蒲也晉生立子為君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矣然公穀胡氏皆無傳未知然否

齊人來媵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録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趙氏曰齊人來媵先書晉衛者九女既足而又來媵所以為失禮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來媵之然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

丙午晉侯獳卒

左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

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廬陵李氏曰晉景公立於宣公九年至是十八年同盟五大戰二救鄭三

附録 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劉氏曰不言葬不與葬晉侯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高氏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聖人於景公之葬沒而不書家氏曰州蒲傲惰無狀止望國之君使之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

冬十月公無此三字

廬陵李氏曰公羊經無此三字何氏以為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𡚁令又如晉過郊乃反無事天正意當絶之其說迂謬不可取

春秋大全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二十四 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晋

謄録監生臣陳全

春秋大全卷二十四

明　胡廣等　撰

成公下

辛巳六年十有一年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衛定九蔡景十二鄭成五曹宣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秦桓三十五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汪氏曰襄公留於楚者七月書正月公在楚傳者謂存

君也今成公在晉不書公在晉者晉雖恃强見止猶在中國也襄公見止而在外夷則外矣書法不同葢有華夷之别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左傳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臨川吳氏曰晉景公卒成公旋往奔喪可謂謹於事大矣而晉不禮之止之使送葬已大辱矣送葬畢又不使歸公遂請受盟以明

其非貳故於三月而後得歸纔及國而郤犨已至豈誠心行聘禮也哉直欲迫公使盟爾高氏曰公留于晉者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於國而使大夫盟之見晉侯無禮於公甚矣汪氏曰貶郤犨稱及不繫之國與荀庚同廬陵李氏曰此涉隨不見公之權輿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張氏曰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文子之聘也亦且涖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犨之涖盟何也葢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囚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來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强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涖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

夫盟之耳不書而諱皆魯之恥也臨川吳氏曰郤犫既歸而行父遄往報聘畏晉故爾左氏以為且涖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

附録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秋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薛氏曰由鞌之勝始交好于齊也張氏曰僑如之聘蓋謝戰鞌之師捐歸汶陽之怨而行之迫于晉之辱而不得已也襄陵許氏曰魯蓋繳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歟

冬十月

附録 左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於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於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壬午 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

晉厲二齊靈三衛定十蔡景十三鄭成六曹宣十六陳成二十杞桓五十

八宋共七秦桓二十六
楚共十二吳壽夢七

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杜氏曰天子無外故奔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絶于周故書出罪之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於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

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絶於天也

張氏曰盟誓衰世之事劉子奉王命以復周公而盟之於君臣之道兩失之矣周公復背盟而出奔故書出以絶之

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高氏曰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為天子三公而不能同寅協恭乃與伯輿爭政不勝而出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奔于諸侯之國是自絶于周故書出以為萬世之戒是時王室衰微號令不行於天下故逋逃之臣諸侯敢受之書此而晉罪昭然矣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

蓋曰天下一周也何往而非周乎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為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是自絕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有則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為公以其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為三公而自絕于王是不能有三公之位雖止奔晉猶若出于四海之外也天下一王而王有三公春秋書出用見天下無王而王無三公也汪氏曰王子瑕王子朝之奔不言出蓋瑕朝皆為逆亂無所容其身逃竄他國以追誅戮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非居位祿而出奔也其不書出乃書法之常耳襄王御萬乘之尊周公都三公之貴皆當以天下為家其書出則為貶矣廬陵李氏曰王室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三子瑕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故穀梁曰上下一見之也許氏曰王公書出上一見後不復書存周也○陸氏曰公羊云王

者無外此其言出自其私土而出也按周是畿內之國不當以私土為義穀梁云周有八無出上下一見之也按二百四十二年適有此二事耳非故見上下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梅溪林氏曰宋西門外之盟不書存中國也家氏曰晉楚為成關係不細春秋畧而不書豈無意乎葢春秋所以待荊楚者乃帝王御外之道來𢃄則禦之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而求與蠻荒為盟好者也齊桓之於楚討而服之晉文之於楚敗而却

之而霸者之職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惰偷以避楚為得計至是因俘繫以通意遂交聘而為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强大畧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彌兵之説為盟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于夷楚之庭申之會冠屨倒置其禍端實兆於此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為此會也汪氏曰僖之三十二年楚鬬章請平於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南北之交文公為之也劉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會何耶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耶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高氏曰攷傳事實與經不合夫晉厲之會實始于此畧諸國而致魯衛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侯多解體矣盧陵李氏曰此會左氏以為晉楚為成經既不書晉楚之盟而公穀胡氏又無傳獨趙子曰若實華元合晉楚之盟則

無不告諸侯之理經不應不書今瑣澤之會楚不與焉何以證其成乎葢舊說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附會為此傳耳未詳是否姑具其說陳氏章指曰晉楚嘗同盟矣不書至襄二十七年始書之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鄭氏曰交剛狄地高氏曰此狄葢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陳氏曰楚方聘魯平宋合諸侯之大夫于蜀討陳夏徵舒覩兵于雒矣而晉區區爭地于羣狄是故宣成之春秋晉有事於秦楚畧不書而甚詳於滅狄以是為晉衰者也

冬十月

附録　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賔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賔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以諸侯貪冒侵欲不

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癸未簡王十有三年晉厲三齊靈四衛定十一蔡景十四八年鄭成七曹宣十七卒陳成二十一杞桓五十九宋共十一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左傳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

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程子曰不以王命興諸侯師故書乞也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特書乞孔氏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名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師乞者深求過禮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討是解乞為謙意陳氏曰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后書乞卑辭也見晉之無以令與國也常山劉氏曰雖晉之大命魯興師亦書曰乞所

以正王法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以見其卑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名兵侵伐雖不出于王命然伐叛討罪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辭以乞之春秋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伯體也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内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内外同辭者劉氏曰公子遂如楚乞師此内接外之辭也晉郤錡來乞師此外接内之辭也聖人作春秋無不輕外而重内至於乞師則内外同之者以兵為重也故霸主之尊猶以乞師為文葢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高氏曰非有天子之命以徵兵況又以報私讎乎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

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王氏曰郤錡春乞師而夏方興諸侯會伐秦則晉之霸政亦衰矣或問春秋之世盟主興諸侯之師多矣曷為晉厲將伐秦楚獨言乞師茅堂胡氏曰秦楚皆大國也是時晉政多門秦楚強盛諸侯憚於興師晉來乞師以伐之汪氏曰春秋書乞師者五其一則我乞兵於楚其三則晉郤錡欒黶荀罃皆厲公徵兵於魯悼公初立而士魴來或者循襲厲公之遺法歟廬陵李氏曰晉厲公之乞師三郤錡為伐秦欒黶為戰楚荀罃為伐鄭厲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為救宋悼公初興伯事未定謙以接諸侯也

三月公如京師

穀梁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

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禄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
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
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
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
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
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
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
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禄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
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
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
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
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
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
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
摇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
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

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

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名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穀梁傳言受命不敢叛周也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也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

不能成朝禮何氏曰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造意修朝禮而後行范氏曰實會晉伐秦過京師因其過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臨川吳氏曰魯號秉禮之國歷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僅有成公一如京師乃因會晉伐秦道自王都因而朝焉本意不在朝王也故書曰如而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劉氏曰如京師不曰朝固美志也而未知春秋以是譏之也公不伐秦豈能朝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朝有年聘有時盡心竭力致其誠慤專一之意以將之則所謂子事親臣事君之道矣焉有挾二事以往哉重於伐人輕於事君雖有朝之名而無朝之誠春秋所惡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

何氏曰書自京師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范氏曰使若既朝王而王命命使伐秦

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禮記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覲諸侯觀

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汪氏曰來聘七錫命三賵葬四歸賑一來求三十二公之述職葢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所以明君臣

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

高氏曰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本會晉伐秦道過王畿不得不朝舉其可道者志敬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乃志其不敬也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也夫諸侯擅興兵而大會于京師罪之大者故聖人詳言之以著其惡也高郵孫氏曰成公之如京師法當罪之而君臣之大法不可以成公非禮而亂之也書曰如京師遂會諸侯則成公之罪無所可逃而君臣之法愈久愈正也晉侯實名天王而書狩河陽成公實會伐秦而書如京師雖其無禮故以禮正之張氏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

若没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為朝於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朝京師也而劉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禮而霸主違典禮以遂私意摟諸侯以輕王室之罪具見矣陳氏曰但書伐秦不言戰畧之也自狄秦以來秦晉之相加兵皆畧之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為不足詳焉爾汪氏曰經書朝王之禮者三僖公朝王所為會晉而行成公如京師為伐秦而往皆非有尊周之本心也然僖二十八年書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公會諸侯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使若諸侯先會而後朝王去其實以全名也此年書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伐秦使若請命而往伐正其名以綂實也然書乞師于前書至伐于後則見

朝京師實因行以見王而簡慢之罪視僖公不侔矣或曰一經之中魯君僅一如京師而貶之有如是者則朝者反得罪而不朝者無譏歟吁不朝之罪經不書而貶自著今也因過京師而朝王苟不示譏而予之以朝則天下後世將謂尊君之禮可以簡慢而欺世盜名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又將借稟命伐秦之例以為口實矣其關係豈淺淺哉廬陵李氏曰左氏正義云公朝于王所者時王不在京師故指言王所據王言之不得不稱朝此則王在京師京師是國之總稱不可稱朝故依尋常朝聘隣國之文稱如而已此說亦近之

附録左傳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於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於市巳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曹伯廬卒于師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穀梁傳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杜氏曰負芻欣時皆宣公庶子高氏曰非戰死也死於行爾故不書地○劉氏曰穀梁謂閔之也非也諸侯死于行則記其地例如此何閔之有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張氏曰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為遂事春秋所以明朝王之當重也今以伐秦致明諸侯以伐秦為重也王氏曰此年書法抑揚予奪例變無窮始書乞師知伐秦屬公意也次書如京師知成公之朝非專行也次書自京師伐秦使若繼事焉不可過天子也卒書至伐則著公之此行非為朝

王名言其實也春秋之稱微而顯非聖人孰能修之廬陵李氏曰不以如京致而以伐秦致即如僖四年不以侵蔡致而以伐楚致皆究其初心也

冬葬曹宣公

左傳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穀梁傳葬時正也

甲申簡王九年十有四年晉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二蔡景十五鄭成八曹成公負芻元年陳成二十二杞桓六十宋共十二秦桓二十八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杜氏曰渠丘公即季佗也在位三十二年子密州嗣是為黎比公何氏曰莒太於邾至此始卒徐邈曰葬稱謚

莒行夷禮君終無謚故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孫氏曰林父七年奔晉其言自晉歸于衛者由晉而得歸也衛大夫由晉而得歸衛國之事可知矣襄陵許氏曰人臣不唯義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自晉奉之故

也高氏曰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强歸之故書自晉歸盧陵李氏曰孫氏出於衛武公至林父八世林父以成七年奔晉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于戚而不能討十九年復奉晉命伐齊二十五年獻公入夷儀二十六年甯喜弒剽林父入戚以叛其年晉會澶淵為林父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人黨孫氏之本末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迄今始娶又不親迎而使同姓之卿逆之援公子遂之例也故書以為戒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旨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襄陵許氏曰鄭逼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兵力强弱更相吞噬春秋至是而人理盡矣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霸之不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今又伐焉使厲公而霸則鄭人怒鄰兼弱敢如是乎明年遷于葉辟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而襄三年晉荀罃伐許猶討其與楚也夫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傳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何氏曰卒竟也竟但舉名省文

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張氏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劉氏曰左氏云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非也一事而再見卒名之春秋之常耳趙氏曰書氏傳寫誤增汪氏曰或謂婦姜氏有姑之恒稱妾姑則不書氏然穆姜不氏固曰敬嬴妾姑也聲姜乃嫡姑而出姜不氏何耶廬陵李氏曰夫人有姑而稱婦者三文四年逆婦姜宣元年婦姜至皆不書氏惟此婦姜書氏無貶詞也陳氏曰不氏者別妾姑也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

則穆姜不氏此說亦好矣

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

左傳衞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冬十月衞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衞國之敗其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衞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衞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乙酉 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

晉厲五齊靈六衞獻公衎元年蔡景十六鄭成九曹成二陳成二十三杞桓六十十一宋共十三卒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衞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於介自是走之

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杜氏曰嬰齊襄仲子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何氏曰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書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問書仲嬰齊與叔老無異矣何以見譏其為兄後乎茅堂胡氏曰嬰齊乃公子遂之子當稱公孫今魯人以之後歸父書曰仲見其以父字為氏可謂亂昭穆

之序矣何氏謂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按魯自有仲孫蔑叔孫豹故叔彭生叔老不言叔孫則仲嬰齊宜亦不書孫矣○劉氏曰穀梁謂子由父疏不得稱公孫則歸父何故稱公孫乎廬陵李氏曰以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之說考之則仲固爲族無可疑矣故劉炫曰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

穀梁說

尤失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程子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旣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旣同矣高氏曰戚之會將討曹伯也若欲討之勿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旣盟而執之故特書同盟以

譏之汪氏曰三月宋世子成會盟六月宋公卒蓋宋公有疾而世子出會也臨川吴氏曰諸侯世子代君會盟代救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

之喪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汪氏曰晉執虞公衛成公鄭成公莒黎比公邾宣公悼公戎蠻子赤宋執滕宣公小邾子邾執鄫子楚執徐子皆稱人楚執宋襄公以衆執為文晉執曹共公雖蒙上文晉侯入曹之文非伯討也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陳氏曰執未有稱爵者此其稱爵何討有罪也陸氏曰二百四十二年諸侯相執多矣此獨稱晉侯以其執既當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故書爵以表其善蘇氏曰稱侯以執討有罪也歸于京師禮也春秋執諸侯惟是為得禮張氏曰春秋爵屬公而執曹伯與其討也然猶不揜曹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

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豈小失哉

○劉氏曰左氏謂凡君不道于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非也負芻殺太子而簒之國人不義舉欲隨公子欣時而亡非不道而何夫負芻之惡未見於經晉侯執之然後可見其罪今以左氏例推之則晉侯妄執之爾豈其然邪穀梁謂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亦非也若云晉人執曹伯得無又非之乎永嘉呂氏曰或疑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然嘗以春秋書法考之則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耳安得以為非伯討乎傳之所言與經意同盆足以為證矣廬陵李氏曰此條張氏最得之其義足以補胡氏之所不及蓋此事與齊桓辭子華正相類彼則列於會而後辭之此則列於會而後執之皆未為盡善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左傳宋共公卒

楚子伐鄭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家氏曰晉楚為成期以弭兵甫及三歲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子目其人而貶之非爵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傳月卒日葬不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劉氏曰穀梁謂以共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非也莊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哉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

令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程子曰山去族害公族也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 汪氏曰公子目夷字子魚

公子蕩公子鱗皆桓公子魚石魚府皆目夷孫乃公孫友之子蕩澤乃公子蕩子公孫壽之孫向戌桓公曾孫向為人向帶皆戌族華氏戴族也王氏曰華督戴公孫華元華御事子督曾孫華喜督玄孫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共公卒巳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於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

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張氏曰鄭良霄之奔而歸也逆順與華元不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與之又書曰歸則其出處之正從可知矣故例外通類而後例中之法可見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懐禄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説是也蘇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懐禄顧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矣鄭子産為政豐卷將祭請田弗許卷退而徵

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歸而逐卷亦猶是也王氏箋義曰華元初欲奔晉至河而復足未至晉者也今以自晉歸宋為文何也葢其奔也欲求晉討强臣以張公室今為魚石所止許討蕩氏則與晉討無異故周公為王所復既而復奔晉君子以為自絕於周書出以罪之華元為魚石所止遂反其位春秋善之故書自晉歸于宋以成其志也

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葛藟猶能芘其本根況於人而忍伐其本乎

杜氏曰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罪茅堂胡氏曰山背本也韓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汪氏曰五大夫同奔亦同復入但書魚石華亥向寧華定宋公弟辰仲佗石彄公子地出入悉列名氏葢魚石首惡舉重而書之餘不足紀陳氏所謂罪其甚焉

者是也亥寧定辰佗彄地其罪皆同故備錄之耳廬陵李氏曰華元之奔其奔而歸與鄭良霄之奔其奔而入事若相類然逆順之情不同故歸入之詞亦異鄭良霄之入不再書鄭良霄而宋華元之入再書宋華元所以予之也又據杜氏以為元本末至晉春秋既書奔晉又書自晉歸者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此亦非也葢書奔晉者著其亡已出竟書自晉歸而後殺山者著其反能討罪此春秋之精意也○劉氏曰左氏云華元自止魚石五大夫此傳未可信也趙氏曰按傳魚石自請討蕩澤則是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後何事魚石又奔假如魚石為與蕩氏同族慙而自去則是知恥之人後不應却入彭城為亂葢魚石直與蕩澤同惡爾國亂用兵相攻則仇敵也如何自止乎廬陵李氏曰公羊注引春秋說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故繁文大之也言歸者明

出入無惡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説亦近事情故胡氏以為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如左氏説則魚石亦自知其罪又知華元之有大功寧自奔反華元華元又立向戌以存桓氏矣何至後來魚石親為亂首入彭城以披宋乎故趙子辨之又曰誅有罪而稱國以殺者陳氏云不氏所以别其非無罪也以不氏見其罪則稱國者有司法守之詞也

附録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之大夫為會之始左傳始通吳也公羊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程子曰吳益强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相之會十四年向之會與此同杜氏曰鍾離楚邑淮南縣

吳以號舉外之也汪氏曰實吳子也比之淮夷姜戎白狄之類故不書爵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王氏曰會王世子以卑會尊故稱及以會會吳以中國會南蠻故稱會以會文相似而實不同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吳

人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杜氏曰吳人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陳氏曰晉初與諸侯之大夫會吳也傳曰始通吳也于是大夫自為會矣殊會齊桓公所以尊王世子也齊桓公以殊會會王世子厲公以殊會會吳吳之為蠻久矣而與王世子同文甚矣厲公之為中國患孫氏曰諸侯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吳子在鍾離故相與會吳子于鍾離耳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家氏曰吳固姬姓太伯之後而僭王稱從舊俗春秋雖欲同之中國有不可得也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

人益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高氏曰外會書卿始於此永嘉呂氏曰向也為中國患者楚而已與中國盟會者亦楚而已未有吳也自戚之七年吳伐郯始見於經於是吳為中國患矣此年會吳于鍾離於是吳於中國盟會矣然所與同會者猶曰諸侯之大夫也戚之會相之會則諸侯實與為會矣馴致黃池之會遂與晉爭長而奄然主中國之會盟開門延盜以來斷髮文身之衆非晉之咎而誰耶王氏曰一會鍾離而合七國再會于相而合十二國三會于向而合十三國天下諸侯無一不聽于吳其尚得謂有盟主乎春秋特殊會所以抑强吳而存中國也廬陵李氏曰晉之會吳六鍾離相向善道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故以殊會書而稱國外之也于戚吳人來與中國之會而不為主故以列會書而稱人進之也黃池則吳晉兩霸而晉反為吳後矣故亦以殊及書而稱子順

内外之常著盟會之實也然殊會之說如公穀胡氏則以為春秋外吳之筆如陳氏則以為晉屬尊吳之文二意稍不同恐皆可用葢惟諸國尊之為主所以春秋外之為吳也語亦互通至如王世子之書則桓公實能尊異之春秋順其事而書以美之耳然首止書公及見義事在所當欲鍾離書僑如會見非義之事非所當與謀也又曰吳之見經始於郯之伐盛於州來之入晉之通吳始于于蒲之欲會成於鍾離之往會而周室陵遲强吳益肆矣

許遷于葉

左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高氏曰許微弱之國鄰于鄭鄭亟加兵今遂遷焉葢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陳氏曰許從于楚雖遷

之猶自遷也故遷于夷以公子棄疾遷于白羽以王子勝皆以自遷書之○張氏曰葉汝州葉縣葉近楚而楚遷許以自近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蠻夷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廬陵李氏曰許以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避鄭也又二年而滅於鄭游速矣觀其所主而成敗見許之逃中國而主楚其亦不善擇所從哉

丙戌 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 晉厲六齊靈七衛獻二蔡景十七鄭成十曹成三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二宋平公成元年秦景二楚共十六吳壽夢十一

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孔氏曰正月令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王氏曰陰陽和則雨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封著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　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

范氏曰木介甲冑之象高氏曰雨著木而成水上溫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菽相反劉向謂水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後世雨木氷多應在大臣天人之應或可推也漢儒之學豈無所受但不當每事求合爾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前漢書劉向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

陰陽休咎之應乃集上古以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比類相從各有條目號曰洪範五行傳王安石曰劉向明災異為蔽自著洪範傳以若訓如言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夫天人不相干豈可强合也程子曰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響應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為無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言災異皆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附錄左傳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左傳滕文公卒汪氏曰在位十年成公原立高氏曰滕入春秋至今三書卒皆不名至是日之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為楚加兵于宋故書侵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附録左傳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

出後時髙氏曰晉失伯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鄭之役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爾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内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

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
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
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
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
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
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
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
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
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
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
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
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
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
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
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

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名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

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因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公羊傳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

以不稱師王庚也王庚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
師敗績未言爾穀梁傳曰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
此其敗則日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杜氏曰鄢陵
鄭地張氏曰後漢書郡國志頴川鄢陵晉敗楚之地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也何休
曰凡舉師敗績為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為重
髙郵孫氏曰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獲
則師敗矣鄢陵之戰楚子傷焉
不曰楚師敗君傷則師敗也

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國語
范文子曰吾外刑乎大人而忍于小民將誰行武武
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髙氏曰晉將伐
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暇侯諸侯
之兵先與之合戰而敗之我既未致伐於彼彼又非

來伐于我故直言戰而已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是戰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汪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敗楚顧衡行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敗楚之陵駕尤甚嬰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目之勝則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

欒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之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於內而徒務求逞于外是以三假王命以伐鄭而鄭終不服聽讒譖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於難迹其所為去楚慶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霸也廬陵李氏曰公羊以晦為書實記異也以上文丙寅朔考之則甲午

正二十九日

穀梁是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汪氏曰楚審躬臨戰陳以罷卒致敗而

集矢于其目乃歸咎於司馬側而殺之亦異於秦穆公之不替孟明者矣傳稱王使止之弗及而死亦猶顧之止得臣曰無死蓋亦僞耳嬰齊身為令尹以將左軍與側相惡使敵國謀臣知其莫有鬬心而委罪於側何耶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著楚君待臣之失也書法與殺得臣同高氏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于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强于天下其所以能强者兵强也兵所以能强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以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於列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於一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為鑑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於師衛侯出于衛公出於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宫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宫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程子曰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杜氏曰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

義故君弒則書甍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而與强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汪氏曰君弒暈弒隱公慶父弒閔公皆書甍不地易地桓公易許田書曰假滅國成公滅鄟襄公滅邿昭公滅鄫皆書取出奔昭公及文姜奔齊哀姜奔邾皆稱孫與彊國大夫盟及齊高傒盟防晉處父盟皆稱及凡叛盟失信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沒公而書會是也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

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去聲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内難乃旦反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音佩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

所以守身應於證反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唐陳氏曰公不及鄢陵之戰且誣於宣伯晉侯不察其實而信其誣是罪不在公故書以彰晉侯之信誣明我公之無罪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恥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横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强而不見公我何罪故直書以罪諸侯也汪氏曰聖人嘗言譖愬不行可謂明也已矣晉厲聽叔孫僑如之譖而不見公於沙隨晉昭聽邾莒之愬而不使昭公與盟於平丘自晉人觀之皆曰所以討魯之貳也然沙隨之後又執季孫行父而從楚之鄭三伐不服平丘之後執季孫意如以歸魯昭如晉又止之而諸侯之貳於晉者自若也葢以晉之責魯非義故不足以令諸侯也晉厲之所以不克終而晉昭遂失霸業考諸沙隨平丘之事胥見之矣廬陵李氏曰此與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公不與盟同一書法葢晉曲魯直故

不為諱若曲在魯則諱之黒壤是也此不書公不與會者上書公會已著魯之志矣故此直見諸侯之罪也

公至自會

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石氏曰公之此行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於伯主故危而致之○劉氏曰公羊云曷為不恥公幼也非也公即位今十六年豈得云幼哉

附録左傳曹人請於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

諸敝邑敢私布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王臣始會伐左傳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於鄭西我師次於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於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杜氏曰尹子王卿士子爵高氏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數於人矣晉為曹伯請于天子因假王命以再伐鄭故以尹子主會也宋衛以後至不書是役也晉尚以僑如之譖不使公與其事王氏曰春秋於尹氏之卒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書氏者著世卿之禍也於盟會侵伐稱尹子則指其人

而正其爵也陳氏曰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陽處父之救江王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也於是厲公恣矣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甚矣厲公之無道也汪氏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桓文之大征伐雖不請命而專行然猶以尊周安夏為心未嘗瀆王臣以臨師旅比於假天子之命而威諸侯者尚為彼善於此也厲公嗣霸以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攜貳而爭鄭則要尹武公單襄公而屢往於是王臣奔走道塗轍不及息而為霸者之用矣春秋於伐秦不書劉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而著因行朝王之慢也於伐鄭洊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茍伐秦書劉成則為朝王請命而伐秦為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為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廬陵李氏曰經書王臣會伐者此年尹子十一年尹單其冬單子皆伐鄭也定

元年劉子則侵楚也皆假天子之威而服人者也如左氏說則王官會伐自單伯始然與例不合也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於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某歸次之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王未嘗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

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前漢書宣帝紀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陸氏曰曹伯之惡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失政刑也書曰歸自京師而不名曹伯以深譏王也啖氏曰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是不失國故不名也孫氏曰書歸自京師天子赦之之辭也唐陳氏曰不曰自京師歸于曹而曰歸自京師若平常之歸而書公至自某也高氏曰不書復不與其復也莫逆

之人殺君之嗣子而自立既列于諸侯之會又赦於天子之庭是率天下而入于亂耳汪氏曰前書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此書公會尹子晉侯伐鄭曹伯歸自京師而晉厲之操縱由己刑政無常其罪亦不可揜矣廬陵李氏曰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厲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于責晉而釋曹則主於責王室也書法精矣詳見僖二十八年執衛侯下○劉氏曰穀梁云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非也曹伯之惡學者知之穀梁子不知耳又云歸為善自某歸次之亦非也衛元咺衛侯何善之有且自某者明某有奉焉爾明不為善不善設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左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

許魯平赦季孫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于是執季孫行父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也公存也杜氏曰苕丘晉地不稱行人者使人舍之于苕丘明不以歸程子曰寘之于苕丘○劉氏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行父執之者以歸也執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于苕丘焉此春秋別嫌明微慎用獄之意也張氏曰舍去聲或作捨非也下書行父盟郤犨則著其釋行父矣汪氏曰晉人舍季孫

行父于苕丘如秦穆公獲晉惠公舍諸靈臺廬陵李氏曰晉執魯卿三此年行父及昭十三年執季孫意如二十三年執叔孫舍也皆稱人者罪晉之私也然就三子論則意如之惡又非二子比故春秋雖稱人以罪晉而於其至則貶族以罪意如獨與二子異焉此輕重之權衡也○劉氏曰公羊云代公執故仁之夫國有罪而執其正卿禮也春秋何故仁之乎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高氏曰季孫得釋將與公皆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其弟豹以為叔孫後是為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左傳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剌公子偃名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高氏曰晉釋行父行父自莒丘與郤犨為此盟也高郵孫氏曰不書釋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汪氏曰晉不見公而盟季孫晉人下比之端兆於此矣

公至自會

鄭康成曰伐而致會于伐事不成啖氏曰有不致本事者蓋本事非功也高氏曰大夫執則致行父不致者公待行父偕歸焉舉公為重也然公未嘗為會而曰至自會者有託焉爾夫沙隨之會既不見公伐鄭之會又不得與而國之宗卿於是見執公彷徨於外以求自盟於晉僅能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于難焉方秋而出盡冬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乎其事君辱臣執亦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致故託曰至

自會以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張氏曰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著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廬陵李氏曰春秋不以本事致者惟此年伐鄭至會襄十八年圍齊至伐

附録左傳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揜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乙酉刺公子偃

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按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鄢

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

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音旋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

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杜氏曰偃鉏二公子公庶弟高氏曰公之將行穆姜指偃與鉏曰皆君也鉏尚幼則姜之意在偃也公以是歸而刺之然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明言其罪此直云刺者言其罪者著其事實以明非其罪也不言其罪者刺得其罪也是以謹而日之臨川吳氏曰象謀殺舜及舜為天子則封之舜豈不知象之謀殺已哉故孟子以為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富貴之此舜所以盡為兄之道而為人倫之至也偃雖為穆姜所指然不過脅公使從已爾未見姜真有廢立之謀而偃實有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逐成公當修身齊家以感化其母威權在已則

偃雖真有邪謀亦焉所施乃不能制其母而怒其弟竟殺之其視舜之所以處象者為何如也公子者非氏也屬也言先公之子也而可殺乎○劉氏曰穀梁傳以謂殺無罪非也先刺後名是得其罪先名後刺是不得其罪

丁簡王十年十有七年晉厲七齊靈八衛獻三蔡景十八杞桓六十三宋平三秦景三楚共十七吳壽夢十二鄭成十一曹成四陳成二十五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傳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高氏曰晉命也凡為他人興師者皆書侵以譏之據左氏鄭侵晉衛救晉侵鄭夫鄭雖背晉猶畏晉之强豈敢興師自與晉抗乎此必不然雖楚來入中

國亦不過侵伐宋衛而已
觀經之所書事實可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杜氏曰單襄公王卿士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汪氏曰成王少子臻食邑于單至襄公世為王卿士高氏曰晉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二卿士晉主兵先尹單以王命為重也夫晉屬之失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强楚者由假王靈扶義以令天下也陳氏曰王人未有書二卿者書二卿皆與伐也

附録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傳尋戚之盟也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程子曰諸侯同病楚也陸氏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單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薛氏曰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卿士也去年王官出今歲卿士盟三伐鄭而鄭不服無益於事徒以為亂而已陳氏曰狄泉之盟諱王子虎於是不諱曷為不諱會伐未有書王人者唯厲公特書之會盟不足諱焉爾廬陵李氏曰王臣與盟而書同者三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也諸侯要言以不信加王官無王甚矣春秋不重言諸侯所以見二子之與盟也至于書同則同外楚而已不為尹單劉子而書同也胡氏說詳見雞澤下

秋公至自會

左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穀梁傳不曰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為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臨川吳氏曰方欲聲鄭之罪以致伐而楚救已至諸侯畏楚而還未嘗得致伐也故不以伐致而以會致張氏曰公得罪於晉未久而晉侯自是益驕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則致必以會録也○廬陵李氏曰此條伐後而盟故以會至此即穀梁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也與襄十一年伐鄭會蕭魚至會定四年侵楚盟皋鼬至會書法同而穀梁於此乃曰不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解者曰周信也公逼諸侯為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是自違前例為此無據之言矣張氏又曰公之危不在伐而在會以得免于伯主為幸故致必以會録也

亦似穿鑿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沈帷牆奔其世臣以長禍亂悲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客者為將不納君也劉氏曰無咎身為卿佐而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至於見逐亦不為無罪矣故書

弁無異文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葢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何氏曰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范氏曰郊春祀也高郵孫氏曰春秋卜牛於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二月可以郊矣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瀆亂尤甚故特

書用以譏之臨川吳氏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强用其禮焉故曰用非時之甚不敬之大也

或曰盇以人釁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況敢用人乎

問劉原父謂用人於郊按左氏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左氏言始用人於亳社者謂此年初以人祭社也竊疑成公以九月祭天所謂用者不宜用也若以此年用人於郊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用人於亳社矣又左氏素好誇誕若成公果用人於郊豈不張大其事而記之乎如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楚師執蔡世子有用之岡山當時子魚申無宇皆有言矣若成公果用人以祭豈舉魯國之人無一言乎按邾楚季氏皆是執獲仇敵之人快意於山川之社成公之時未聞執獲仇敵之人又

無背叛之賊豈至殺一無罪祭上帝哉於理有必不然矣但書九月用郊其失時失禮自顯然可見何必以為用人乎權衡曰公羊謂九月非所用郊也五月郊何以不加用乎五月豈所宜郊乎且如公羊之言但譏郊失時耳直曰九月郊理豈不明而加用乎按定十五哀元年上文皆言鼷鼠食郊牛改卜牛是故下文直云五月辛亥郊此上下皆無連文直書九月辛丑郊則文勢不備故特書用字耳若以何必加用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何以加用乎茅堂胡氏曰郊之非時莫甚於此故特書用古者六畜不相為用況敢用人乎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用有用幣用牲用田賦用鄫子用致夫人皆不宜用之文杜氏從史文之說無義理不可從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罪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耶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薛氏曰伐秦之役公如京師故以郤錡乞師起事之端伐鄭三出卿士而起之以欒黶荀罃之使明諸侯之不以王命會且書王師之重猶役於諸侯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穀梁傳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杜氏曰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汪氏曰王官下臨諸侯景從以却已敗之楚服懷貳之鄭宜若振槁然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望風却走何哉蓋厲公既勝鄢陵驕佚放恣黷於用武慢於尊王是以諸侯無同心戮力之誠鄭不畏而楚復肆非列國之力有不足蓋厲公之德有歉爾有嗣霸之資而以無道行之惜哉盧陵李氏曰晉自鄢陵以後兵威非不振伯事非不舉而鄭卒不服者以厲公無服人之德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左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於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

也言之之莫而卒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蘇氏曰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劉氏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公羊謂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非也公孫致卒于齊彼不待君命何為卒之哉穀梁傳壬申乃十月致公而後錄臣子亦非也昭公在外叔孫婼卒何不待致公而錄之乎陸氏曰二傳不達文有謬誤之理廬陵李氏曰以下文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則壬申為十月十五日故穀梁曰致公而後錄其卒臣子之義也公羊曰待君命而後卒大夫也二說雖小異而大意則同獨杜氏以為誤恐杜氏是左氏紀夢瓊瑰事怪不足取

附録左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待命於清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汪氏曰定公也在位四十年子牼嗣是為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

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

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穀梁傳

晉禍於是起矣張氏曰郤氏雖多怨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有罪無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刼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槖師襲舒庸滅之任公輔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薛氏曰舒庸舒之別種也詩曰荆舒是懲則荆舒之國皆非一種也春秋之始荆舒皆以名見舒庸舒蓼舒鳩之滅荆舒一於楚矣高氏曰楚既摧敗而其餘烈猶足以滅國於要荒使其得志於鄢陵則毒被華夏豈勝道哉晉敗于邲之後書楚子滅蕭是也此書滅舒庸著中國能折其鋒使不得為我患者晉厲之成勞也葢厲公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威震于外而亂生于内身雖不終功亦足録

附録左傳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戊簡王十
子三年

十有八年

晉厲八弑齊靈九衛獻四蔡景十九鄭成十二曹成五陳成二十六

杞桓六十四宋平三秦景
四楚共十八吴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家氏曰三郤之死晉厲殺之也胥童之死書偃殺之也春秋一以國殺為文著胥童道君作難而其君由是以殞童亦晉國之罪人也人臣與君俱死於難是之謂死節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國殺為其有當誅之罪也使童大節可録則必用孔父牧息之例繼其君而書死矣高氏曰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偃殺胥童而弑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葢孔父忠於殤公者也胥童嬖於厲公者也嬖臣道君為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為萬世戒臨川吴氏曰左傳所載殺胥童者書偃也而書國殺葢二子當國而以國法殺之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於伯子同氏辛巳朝於武宫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穀梁傳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汪氏曰晉人立襄公少子捷之孫周是為悼公

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霈釋當誅

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
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
譖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
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晉欒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
於匠麗氏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於翼東門
之外而春秋稱國以弒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
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
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武子濶畧如此

乎學者深求其旨知聖人之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問胡氏傳欒書弒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弒何也朱子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弒也張氏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絶不可曉不知何謂也○王氏曰經不罪欒書中行偃而稱國以弒者以厲公之惡有以取之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知此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張氏曰聞之師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其君之辭也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既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為心可以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遽弒之故稱國以弒而不言二

臣分其惡於衆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臨川吳氏曰春秋之作正為誅亂臣賊子也趙穿弑靈公傳不言盾使而經書趙盾弑君程滑弑厲公傳以為欒書中行偃使之而經止書國弑何也曰此春秋之所以別嫌明微也蓋靈公之不君其惡未加於一國欲殺趙盾而趙穿為盾弑之實盾之所欲弑也故春秋誅盾為首惡厲公之無道剛暴不仁徧得罪于一國欒書中行偃執公而殺其輔君為惡之嬖臣蓋將以匡晉國而未有弑君之心也程滑因國人之所共怒而弑公蓋非書偃之專謀也故書國弑若獨書書偃則罪歸于二卿而一國之人得免於弑君之惡矣曰二卿執公可乎曰孟子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欒書當國之卿厲公既誅三卿矣不可諫也必將大亂晉國坐視社稷之隕則亦何以為國卿乎故將廢置而更立焉國人遂弑其君聖人不以首惡加二子非縱之也蓋辨是非定邪

正以示萬世左氏使程滑之言非經意也陳氏曰弑不言故弑而言故有自來者矣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晉殺其大夫胥童晉弑其君州蒲蔡殺其大夫公子駟蔡放其大夫公孫獵盜殺蔡侯申春秋書弑未有詳於此者也廬陵李氏曰晉伯在靈成景厲之世其權𢍉於列國矣楚莊乘晉之衰其事進乎方伯矣然春秋書伯在晉不在楚者存中國也自文六年盡成十八年凡四十九年為靈成景厲之繼霸李氏曰靈公政墮柄分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伯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𠍣無馭天下之畧厲公外强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莅强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𦵏將嘗試晉政於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𦵏未忘晉德於是為沓棐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曰討齊難扈之會曰平宋難𦵏君臣之大倫

人道之不可廢此豈常變也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范山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且沈溺晏安厚斂以雕牆輕殺以愎諫欲不亡得乎故曰無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內難甫靖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黑壤以服鄭扈以服陳亦庶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有為者凡數年外而楚人三歲三伐鄭晉無攘卻之謀內而鄭子家弒君晉無討賊之刑諸侯何所觀焉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景公若能收其權矣規模失序徒勤諸侯不能收合與國大修同盟以治即異之黨使楚人得號令於辰陵乃且亟會欑函求好于戎狄以為先務是孰緩孰急也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得行方伯之事方且修房帷一笑之隙興大師以伐齊得已不已是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使邲不振旅為中國羞乃伐廧咎如滅赤

狄侈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蟲牢馬陵于蒲晚年三會竟莫駕楚故曰無制中夏之畧也厲公若有其畧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覬厲公不特純以汰心行之亦假義飾譽者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于王官而後進駕鄭之威此類可欺世自掩矣晉之所忌曰楚曰吳曰秦曰狄厲公自交剛敗狄而狄服會京師伐秦而秦恐戰鄢陵勝楚而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隣無釁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魯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已也而再屢單子諸侯無患而蕭牆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故曰無服人心之道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

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張氏曰無咎奔於去年之秋而鮑牽刖齊靈可以省母之言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之內亂於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數等矣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歸於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襄陵許氏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閨譖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為俱靡而已於是因以為國佐罪廬陵李氏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附録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

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蔦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馬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逼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覷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纔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做得很當被人攛掇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為之一新問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字文周武帝周世宗二

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纔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公如晉

左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

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杜氏曰彭城宋邑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王氏曰諸侯失國而諸侯納之春秋皆不書惟書納頓子納北燕伯識納者之非正也況納大夫乎楚莊納寗儀行父于陳使之復為大夫春秋猶譏之況納叛臣而據地以逼其君乎書伐書其復入而不言納見魚石之復入由楚鄭之伐也

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

矣茅堂胡氏曰孫林父宋辰趙鞅荀寅皆據外邑以自保故書叛魚石欒盈將以亂國故書復入孫氏曰此楚鄭間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也其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者不與楚鄭伐宋取邑以與宋叛臣也故以魚石自入犯君為文蘇氏曰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以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曰復入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于趙鞅宋辰也王氏曰彭城不係之宋者宋非魚石所可入故也陳氏曰奔大夫復不書莊閔以上有書歸若入者矣則皆不書奔者也奔而言歸自衛元咺始咺訟其君者也雖然歸猶言自也若宋魚石晉欒盈是賊而已矣故魚石不言自楚欒盈不言自齊廬陵李氏曰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欒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已絕之詞稱入者甚逆之詞○劉氏曰左氏云凡去其國國逆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今按事

與例合者少與例違者多注者或託之從赴不復可信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襄陵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附録左傳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八月邾子來朝

左傳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汪氏曰成公末年杞邾相繼來朝葢皆謀從晉耳

築鹿囿

左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何氏曰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廄之急無遺焉重民力也况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高氏曰前此未有書築囿者是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也可不謹哉汪氏曰古之聖王臺池園囿與民同樂今築牆為囿為阱於國中以厲民此豈君人者之心乎○襄陵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張氏曰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蛇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所謹也廬陵李氏曰築囿三始於此年成公自朝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郯交朝蒞晉悼之初欲親魯以成伯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為安肆意於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傳言道也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廬陵李氏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鞌戰以後汶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鄙於齊南屈於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困苕丘執而辱於外僑如譖夫人失德而亂於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國家無事

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内難不然魯益不可為矣李氏曰四卿得志于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免沙隨苕丘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服夷之恥成公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汪氏曰前書楚鄭伐宋魚石入彭城此書楚鄭侵宋而不曰救彭城彭城不可救也比事考之黨叛臣之迹見矣荆楚蠻夷不足責也鄭附夷而崇姦何至若是之甚乎故特貶而人之序鄭於楚下以著其惡然晉悼公一出師而楚師還異於楚師至而諸侯亟還者矣廬陵李

氏曰齊桓霸業始於平宋亂晉文霸業始於釋宋圍悼公霸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

前則楚鄭皆稱爵而書伐今則楚鄭皆稱人而書侵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作彭

經書乞師止此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以救宋猶

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名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虚朾

左傳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杜氏曰虛朾宋地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為此盟也汪氏曰諸侯同心懼楚而謀救宋故書同盟陳氏曰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為大夫也何也曰崔氏今曰崔杼則已為大夫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齊無世臣矣於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焉而後弑齊之禍靈公為之也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公所以仁諸侯也廬陵李氏曰晉悼公同盟四虛朾雞澤戚亳城北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傳書順也杜氏曰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靖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春秋大全卷二十四